



朋丁 Pon ding

陳依秋

「朋丁 Pon ding」為 2016 年成立於台北市中山區的獨立書店，結合雜誌咖啡館、複合式展演空間與畫廊。不定期舉辦演講及座談會，創造藝文為基礎的共享環境，成為當代藝術和人們的交流空間。

| [pon-ding.com](http://pon-ding.com)

a set up shop.

It is like a bookshop but not.

It is a library, which is also a theater.

A context for conversations,  
about writing and publishing.

The bookshop is not a fixed space.

It is constantly changing.

The bookshop is a discursive space.

The bookshop is a space for interaction.

Each new book adds an extra voice to the discussion;  
each new event changes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space.

The bookshop is a place for distribution.

The books here are for sale.

→ Eleanor Vonne Brown, “X Marks the Bökship”

### 請先簡單介紹「朋丁 Pon ding」作為獨立書店的定位？

我覺得中山區這個聚落蠻神奇的。兩三年前陸續有些店一起開，後來可能因為房價太高有點沒落，最近人潮感覺好像又回來了，有些聚落形成，也會有年輕人來條通這裡探索。以前有很多日本人住在這邊，附近有些日本公司、也有日本出版社做過旅遊專題式的報導。可能因為這樣，有些外國旅行者如果想看台灣創作者的作品，就會來這邊逛逛，可能是單純的遊客，也可能是設計師或藝術家。因為我自己旅行時也很喜歡逛小店，這些遊客和朋丁最開始設定的群眾有點像。如果以台灣的讀者來說，有些是和藝術領域相關的人、有些可能單純就是喜歡書，大部分的人會隔一段時間來看看有沒有更新的展示品項。

一開始在設置、規劃朋丁書店的空間時，會希望朋丁是迷你 size 的美術館。那時候還不會考慮美術館可能肩負的責任，純粹是以展覽的空間和功能來想像，例如美術館可能有展覽、有單日型活動，美術館的商店可能有書或是藝術家作品等等。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紙本書，所以希望大家進來空間第一眼看到都是書，咖啡吧檯就是放在後面。現在倒是比較會用空間經營者的心態來思考要如何調度空間，會想怎麼把自己想要的概念，透過空間傳達給顧客。 -p. 167

請談談過去的工作或生活經驗，怎麼結合到朋丁書店的空間規劃和經營？

每一次閱讀當然都會修改這本書，                     就如同我們所經歷的一切事件。一本偉大的書永遠都會活著，它會和我們一起成長、變老，卻永遠不會死去。偉大的書受到時間的滋養、修改，沒意思的書則從歷史的邊緣滑落，消散無蹤。

→ Jean-Claude Carrière，〈非讓我們看見不可的書〉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marked by the rises of            mass media, not just photographic publications—book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but radio, cinema, and television and now,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the Internet. Throughout, photography remained primarily an illustrative medium. Nevertheless, there was also a gradual shift, whereby ambitious photographers regarded their vocation not so much as a craft, as illustration, but as a means of self-expression. The book became an ideal vehicle for exploring this notion. Books were more prestigious than newspapers or magazines, and photographers, generally free from the decisions of picture editors, had much more artistic control in the small, specialized world of the book. → Gerry Badger, “Between the Novel and the Film: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hotobook”

我大學的時候唸的是新聞。最早開始是對文字有興趣，但也不是因為熱愛文字，而是喜歡「和人一起工作」的這件事。那時候覺得唸新聞系可以接觸不同的人，可以藉由工作的採訪接觸自己好奇、或欣賞的對象。不過在唸了之後才發現自己可能沒有那麼喜歡，但因為大學有加入學校的攝影暗房，我也蠻喜歡攝影的，就這樣進入視覺的世界。後來到英國唸書，也是唸攝影證書的課程，在碩士的時候我的研究主題是雜誌出版，因為是在倫敦藝術大學，自然也會接觸到以不同媒材創作的同學。

那時候在英國，其實也有想過可能以攝影作為創作或是工作的方向，所以我就主動寫信給在台灣的藝術刊物及生活風格雜誌，以 freelance 的方式向雜誌提案。因為我大學時修讀的學程是「採訪編輯」與「公關學程」，一個是訓練採訪的方式，一個是和團隊成員一起完成計畫，這兩個在表面上有點像不同的出發點，但也因為這樣的訓練，後來在英國做採訪時，以媒體的身份和公關公司接觸，那樣的經驗讓我學到很多。

我在英國時做的採訪主要有兩條路線，一種是採訪或書寫當時在倫敦的展覽與活動。例如像 Tate 的展覽，因為寫報導需要跟對方要新聞稿、也會開始和對方公關有聯繫，下次展覽的時候就會再發訊息。那時候我寫稿的類型很多，例如服裝設計、產品公司、純藝術創作等等，也因為這樣讓我開始可以藉由工作採訪的機會，認識當地的藝術家、藏家或策展人等等。

開始做藝術的採訪之後，我才意識到在藝文領域的採訪，相對沒有那

There is no one-way street from analog to digital; rather, there are transitions between the two, in both directions. Digital is the paradigm for content and quantity of information; analog is the paradigm for usability and interfacing. → Alessandro Ludovico, "Post-Digital Print: a Future Scenario"

麼簡單。因為當代藝術的理解，需要更多和藝術史或社會文化相關的背景知識。於是那段時間透過採訪，我也慢慢開始自學藝術領域相關的事情，零零星星地建構自己對於藝術的理解。例如在寫展覽介紹時，要先知道展覽的 review 應該如何書寫，透過訪問、再用自己的方式去查資料，邊工作邊整理出自己想要的方式。 -p. 159

另外一種採訪路線，是那時注意到在英國有很多台灣的藝術家或設計師。現在因為自媒體普及，新創事業或創意要透過報導或平台好像沒有太稀奇，但在當時的氣氛比較像大家並不知道這些人的故事，創作者也不大會主動去參加展覽讓自己被看到。我就想寫這些人的故事，找媒體提案說想採訪。也因為這樣認識 waterfall 的小 8，然後開始參與編輯。 -p. 153

那時候的《瀑布》雜誌風格，有點像日本、又有點像歐洲，甚至有些人會覺得這雜誌是台灣人做的嗎？在那時候的聊天過程中會不停思考《瀑布》作為獨立刊物誌的定位，也讓我開始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因為我是台灣人，我現在在這裡，所以我會做什麼雜誌？類似這樣的身份認同問題。所以也是在這個階段，慢慢進入獨立出版的領域。 -p. 107

### 請分享對於獨立出版的理解。你如何思考紙本書和數位媒介之間的關係？

大學接觸攝影的時候，因為台灣沒有攝影專門的系所，大家都會在 Flickr 那些網路平台尋找自己喜歡的攝影類型。又因為攝影本身就是平 -p. 127

Ever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Henry Fox Talbot's *Pencil of Nature* (1844-46) as a series of six fascicles, [redacted] the home of the photograph has been the book as much as the gallery wall. It could even be argued that the book is the first and proper home of the photographic image from which it moved out to take up residence in the fine art gallery and the modern museu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 just as the proper home of vernacular or private photography is the album or scrapbook. → Patrizia Di Bello and Shamoan Zamir, *The Photobook. From Talbot to Ruscha and Beyond*



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以後，書可能只會吸引一小撮死忠的信徒，他們會去博物館、圖書館滿足他們對於古物的好奇。→ Umberto Eco, 〈開場:書不會死〉



If print increasingly becomes a valuable or collectible object, and digital publishing indeed continues to grow as expected, the two will nevertheless cross paths frequently, potentially generating new hybrid forms. Currently, the main constrai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hybrids is the publishing industry's focus on entertainment. → Alessandro Ludovico, "Post-Digital Print: a Future Scenario"

面圖像，也很自然覺得用紙本印刷來呈現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很喜歡雜誌，喜歡翻閱紙本書的感覺和紙張的氣味，也喜歡書刊裡面所有細節元素的對應關係，後來開始做獨立出版時，比較像把這些經驗運用在一起。

現在我反而會覺得，就是因為媒介數位化的發展，未來的紙本書反而會走向奢侈品的路線……對紙本媒體來說，「流通量」可能不會是最 - p. 187  
被在意、或是最能發揮的優勢，但人們會因此更珍惜手上擁有的紙本刊物，無論是傳單或是花費心血做的雜誌。對我來說，放在網路上和放在紙本刊物裡是相同重要的，雜誌雖然會有某種時代感，但其實也有點像某個時代的切片。紙張不會不見，雖然能見度不見得像網路這麼高，但網路上的文章也可能會不見。在這樣的狀況下，網路和紙本 - p. 33  
的效能是相同的。

請繼續談談你認為的「編輯」概念？

其實開始做朋丁一段時間之後，大部分是在忙店務的事情，我覺得領域有很大的轉變，獨立出版的部分倒比較像是零星的參與。但因為喜歡的東西是相同的，所以盡量以「編輯」的心態去面對。現在介紹就會說自己是編輯，只是編輯的對象不一定是雜誌，而是以做編輯的心態處理店裡面的事情。

對於「編輯」這個詞，我覺得要深究的話，可以拆成很多層次和面向，

一本書中，有時間也有空間，有貫穿其間肉眼看不到的一條線。還有一種

設計是，將本章在開頭所說的貫穿於書籍始終的一條線與長卷畫疊印，讓讀者的視線隨著情節的發展在紙面上環遊。→ 杉浦康平，「使書籍的時空融會一體的風景」，〈書的臉、書的身體〉

甚至「編輯」和「策展人」之間的關聯性，有重疊的部分。我認為編輯比較像是一個概念，可能未來在許多企業、團隊、工作場域都會有這個位置。這樣的工作可能存在於不同的職位中，工作內容有點像專案管理和概念發想，把內容串接起來，以及與外部溝通。

例如在文學出版裡，出版社編輯擔任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創作者有很多種、有自己關注的內容，當創作者需要討論的時候，出版社的編輯便擔任重要的對應。身為編輯的角色，可以想像和知道作品的發展方向，但並不是告訴創作者要怎麼做，而是透過交流或討論的方式，協助創作者共同把書產製出來。藝術創作也可能需要這樣的角色，這個角色有時候可能是策展人、有時候可能是採訪的人，在和藝術家深度訪談之後，讓藝術家對自己的創作面向有更清楚的理解。 - p. 179

這些都是我很感興趣的部分，覺得蠻好玩的。我想要做編輯、或是我想要成為一個我自己定義的編輯，有點像是這樣的原因。因為我很熱愛採訪工作，但是我好奇或是在意的，可能是挖掘那個「看著創作出現的過程」。那個東西是我沒有辦法割捨的。我會想用我的方式去貼近這件事情。那麼就算以後我不想做朋丁，我應該也會找一個方式去接近。因為現在這個空間就是用編輯的方式，我不敢說自己是一個催生者，但是會很喜歡和創作者一起把東西做出來的過程。

可是我們也談到有些新的技術是不會改變的，譬如書。我們可以再加上腳踏車，

甚至眼鏡，還有字母的書寫。一旦達到終極的完美，

就不可能走得更遠了。→ Umberto Eco，〈雞花了一個世紀才學會不要穿越馬路〉

### 請分享幾檔在朋丁做過的展覽，也談談書店和展演形式的結合？

一個是「nos:books 挪石社 朋丁分館」。因為我和 Son Ni 本來就認識好一段時間了，也一直有跟他們進書，偶爾也會聊聊關於做書的事。有天我同事問能不能和 nos:books 合作，看他們有沒有興趣來做展覽。因為那時候是他們做出版的十週年，他們也想做點什麼。

我覺得 Son Ni 是以藝術創作的模式在做出版。她只做自己想做的、也只出自己想看的書。例如她幫黃海欣出的《沒有未來》和《現在過去式》，就是她之前覺得很想做一本只有在手上那麼小的書，後來看到黃海欣的作品，覺得很適合那樣做。他們的合作有點像兩個藝術家一起共同產出作品。

那時候雖然是「十週年」的展覽，他們也不想只是把過去的書攤開來、或是放牆上。最後他們給的想法，是說他們也想「開書店」。我覺得 - p. 129 所有愛書、或是做書的人，可能大家心裡都有想過，如果有天自己開書店，大概會是長什麼樣子。所以就是從這樣的觀念出發，那段時間他們在「朋丁」書店裡，開了一間自己的書店。

在那次的展覽設定，一樓和二樓都還是原來「朋丁」的感覺，但在三樓的入口就有一個「nos:books」的招牌，好像要進入另外一間書店。裡面的收藏和擺設，和一二樓完全不一樣，也提供觀者一種觀看的經驗。另外他們在自己的書店裡也做了一個「葫蘆藝廊」，用那種縮小

“To mind the inside of a book is to entertain one's self with the forced product of another man's brain. Now I think a man of quality and breeding may be much amused with the natural sprouts

of his own.”

[...]

I can read any thing which I call a *book*. There are things in that shape which I cannot allow for such. → Charles Lamb, “Detached Thoughts on Books and Reading”

模型屋的形式呈現展場。所以在那個 Pop Up 的展覽，有點像是「書店中的書店、展場中的展場」，也只有出現在那段時間。

另一個是新加坡的團體「Science of the Secondary 次要的科學」。他們主要就是研究各種生活物件，例如窗戶、水管、雞蛋、杯子、廁所捲筒衛生紙，然後再將「研究成果」做成一本書。2017 年的時候他們來台灣駐村，待在宜蘭，當時研究的主題是「盤子」，在台灣很多地方研究不同形式的盤子。後來他們在朋丁展覽時，就把整棟空間都變成展場：一樓展出關於「杯子」的研究，他們把展場空間改成咖啡店，搭一個吧台置放他們做的杯子，讓觀者可以用這些「展品」喝咖啡。每個杯子都有一些微妙的地方，例如有個杯子是實心的、杯子容量淺淺的；有個杯子有兩個洞，因此拿把手的地方會燙燙的；有個杯子有嘴唇痕跡，喝咖啡的時候就會很像和某個嘴巴接觸；有個是杯子和盤子黏在一起……等等。二樓的主題是「盤子」，他們將原先在二樓的桌椅撤掉，改成發表各種他們研究盤子的階段過程，呈現許多「像盤子」的東西，打破大家對於盤子的印象。三樓則是關於「雞蛋」研究，在現場擺置許多蛋盒，但在這看似簡單的設定裡，隱藏著各種奇形怪狀的雞蛋。

像這種類型的展覽做了幾次，我就意識到，如果我是在畫廊或是替代空間工作，可能不一定有機會接觸這樣的創作者。而這種類型的創作者是以「書」為目標，一段時間就會有一個實體的發表，這也讓我覺得，有機會可以多做這種實驗性質強烈的展覽。